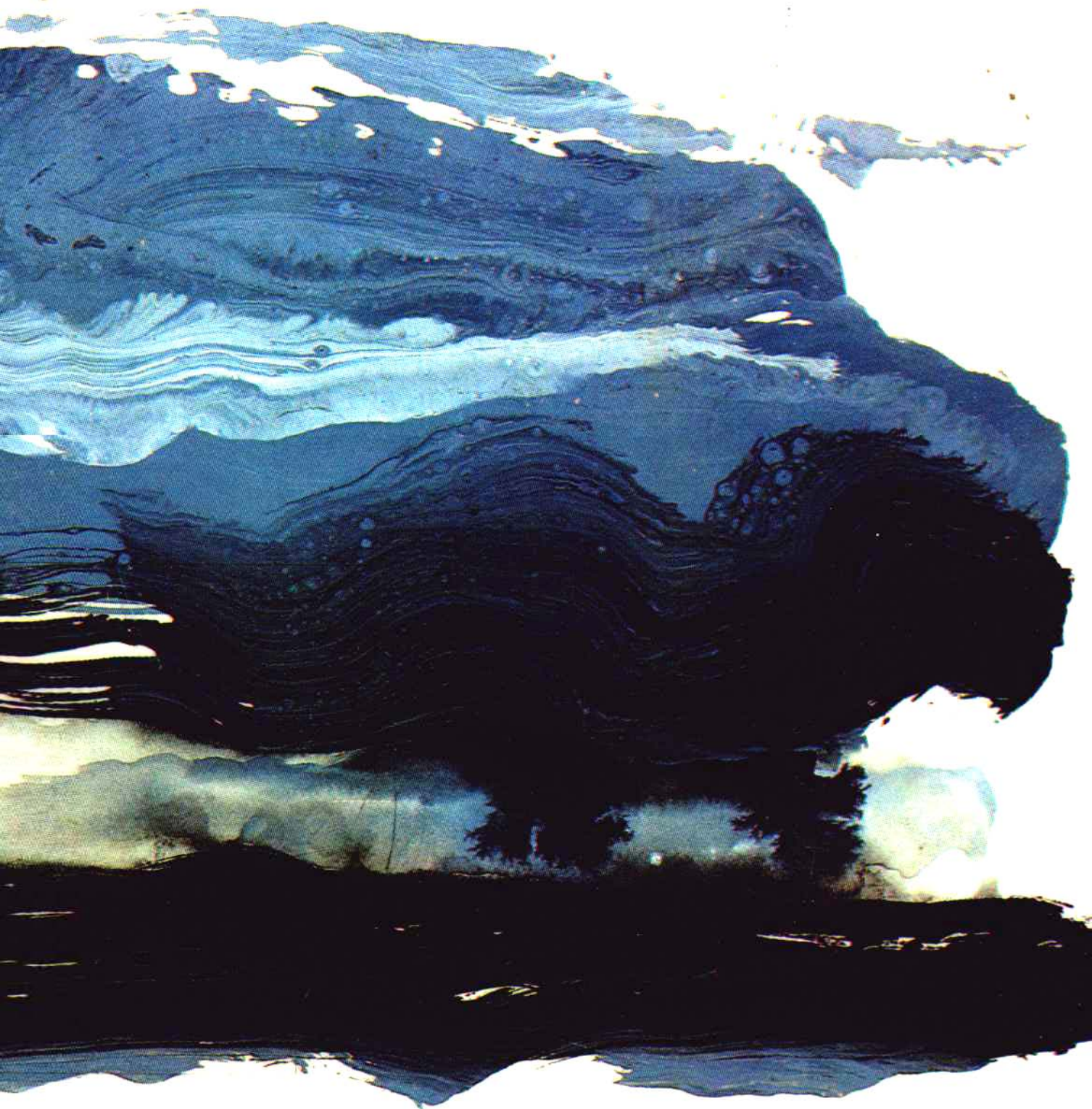


远去的军马

李宝生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远去的军马

李宝生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远去的军马

李宝生

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)

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6开本4.67印张 3插页80千字

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—3,000

ISBN 7-228-00552-x/I·181 定价：1.40元



作者近影

李宝生，新疆军区文化处处长。中国作家协会新疆分会理事。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新疆分会副主席。乌鲁木齐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短篇小说集《风雪马蹄声》，长篇叙事诗《鹰笛》。本书是作者的第三本集子。

目 次

远去的军马·····	1
路·····	7
觅·····	14
永久流传的故事·····	25
心中的哈达·····	33
一碗泉·····	42
边防丰碑·····	48
哈密瓜依然香甜·····	56
连队纪事·····	62
故乡寄语·····	68
家乡的水·····	74
节日的回忆·····	80

冰河人家	84
一片绿叶	91
白衣天使	98
在那遥远的地方	104
不用扬鞭自奋蹄	116
民族音乐的朋友	127
回荡在大漠深处的军歌	137
西线军人风情	143
万般思绪	153

远去的军马

可能由于我当过骑兵，对马我有着不一般的感情。我爱碧波荡漾、一望无垠的草原，更爱在草原上奔腾驰骋的骏马。迷人而令人梦幻的草原景色，奔放而有情趣的放牧生活，以及战马奔腾的壮观而奇丽的画面，常常冲破我记忆的闸门，把我带回到高山牧场，带回到那永远使人难以忘怀的年月……

我听过震撼人心的战鼓；我见过飞流千丈的瀑布；我听说过怒吼咆啸的长江三峡；我参观过激起漫天水雾的黄河刘家峡……这些雄伟、壮观的情景，都曾使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。但是，马群奔腾那种气吞山河、排山倒海的场面，却象用刀子镌刻在我心上似的，使我没齿难忘。

清晨，当瑰丽的朝霞染红东方半个天际的时

候，我们的马群出牧了。圈门还未打开，有些马匹的笼头还未及脱掉，那些在槽上呆了整夜的马匹便急不可耐地冲至圈门，跃跃欲试，准备奋不顾身地冲锋了。

圈门打开，你看吧，象股无坚不摧的洪流，带着闪电，夹着雷鸣，瞬间就溶在满天朝霞之中。比长江急，比黄河猛，比战鼓激越，比瀑布磅礴。我长期观察过，马在奔腾的道路上，总是争先恐后的，就是挣死，也不甘落后。久经沙场的老马，尤其如此。战友们告诉过我，说马是动物中最有灵性的一种，在战场上，战马救主人的故事已屡见不鲜，所以在骑兵部队，战士们视战马为无言战友，也不无道理了。战争年月，在物质生活极端艰苦条件下，战士们往往饿着肚子，把节省下来的粮食喂战马，有时还用微薄的津贴费买糖果犒劳战马。在频繁的战斗间隙，战士们顾不得自己梳洗清理，却把马鬃剪得漂漂亮亮，把马尾扎得整整齐齐。

上面这些话可能有点离题，但扯起马，总不免想絮叨几句，这大概也是一个老骑兵的特殊感情吧。不过，谈起马，我总想到我的老连长。

“老”，这是我现在对他的称呼，其实那时他才二

十出头，是个慍悍、敦厚而骑术精湛的小伙子。战斗中，他骑着那匹枣骝马在敌群中东拼西杀，如入无人之境，他和战马在抗日根据地屡建战功。可是革命尚未成功，枣骝马却离开了战场。那是在解放大青山的一次战斗中。敌人溃逃了，连长挥起马刀，身先士卒，冲锋在前。就在这个当儿，敌人子弹打中了马屁股，战马后腿微弯了一下，连长还未感觉，马又奔腾起来。接近敌人了，又一颗子弹打中了它的脖颈。鲜血染红了马鞍子，染红了连长的腿……这是全歼敌人的关键时刻。连长望着马脖子上喷涌的血，十分痛心，他咬着牙，忍痛举起了鞭子。就在这个瞬间，一个令人热血沸腾的情景出现了。只见那马象开足马力的舰艇，一声长嘶，带过一股狂风，向敌群冲去……

肉搏战结束了，敌人被歼灭了。当连长带着刀伤，徒步返回枣骝马的旁边时，它已经奄奄一息。连长——这个在敌人面前屡屡马刀见红的硬汉子，突然放声恸哭了……在战友们帮助下，他把这匹马埋在大青山下。当他盖土时，这才发现，枣骝马身上的枪伤何止两处哟！仅这一次战斗，它身上的枪伤、刀痕就有五处。连长当时的思绪可想而知。他

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地从口袋里掏出半截铅笔，在嘴唇上湿了湿，用他那只千钧之力的右手，毫不犹豫地在本子上重重地画了两个阿拉伯数字——50！他要用消灭成十倍敌人的战绩，来祭奠无言战友！

解放后，我们这支部队转战西北，连长已是骑兵团团长。多年的戎马生涯除了给他身上又增加几处刀痕枪伤外，他依然是那样精神焕发，雄心勃勃，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。

“文革”前夕，老连长调到边防军分区任司令员。此后，我一直没机会见到他。只是听说他在地方工作那段时期，同样也受到了冲击，不仅精神上受到很大摧残，而且肉体上受到非人的折磨。在枪林弹雨的战争中，他那只多次负过枪伤刀痕的胳膊，始终未被敌人夺去，想不到而今却成了残废……

老连长如今的景况如何？他的精神创伤是否得到了愈合和安慰？这是我一直悬在心上的事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第二年夏天，我乘车前往边防。这是条依山傍水的山谷，南面岗峦峰岱，松树参天；北面牧草青青，一碧万顷；前面繁花似锦，流水潺潺。呼吸着这沁人心脾的新鲜空气，眼望着这美不胜收的迷人景色，真使人心旷神怡！

汽车拐过弯，进了盘山道，车速缓慢下来。忽而，我隐隐约约听到一阵急剧的马蹄声，象暴雨前的闷雷，由远而近，滚滚而来。我把头伸向车窗外，只见山坡上，三匹骏马一前二后，踏着牛羊踩出的小径，和我们的小汽车并驾齐驱。跑在前面、骑匹红马的，显然是个娴熟的骑手。你看他弓身弯腰，胸脯几乎贴在马背上，双腿把马肚夹得紧紧的。尽管山路是那样崎岖，尽管有时马象只被激浪掀起的小船，骑手仿佛粘在马上，纹丝不动。再看后面那两个颠簸得有点难以招架的骑手，我越发感到前面那位骑手骑术高超。

为了弄个究竟，我催司机加大油门，全速前进，到前面把他截住。

汽车在一块平坦的草地上，嘎地刹住了。我急忙跳下车，那马已气喘吁吁地横在眼前。我举目翘望，不禁目瞪口呆。这意外的相遇实在使我有手足无措，我惊喜地扑上去，几乎用哭的颤音呼喊：

“……老连长！……”

两鬓霜白的老连长轻捷地跳下马，用一只手柔和地抚摸着我的肩头，明澈的眸子里洋溢着火一般的笑意……

望着老连长——司令员身上那股不减当年的英姿和豪气，我那颗悬着的心放下了。当我知道他带着参谋、警卫员和我去的是同一地点时，我请他乘车一同前往。司令员拒绝了，他拍着身旁的战马，不经意地说：“还是这个方便。……”

司令员上马走了，并说和我竞赛，看谁先到目的地。他脚跟一磕马肚，坐骑象插上翅膀飞奔起来。司令员那匹马如火团，似流云，在碧绿如茵的草原上，显得格外鲜艳、夺目。

望着司令员的背影，望着奔腾的骏马，我的思想又张开了翅膀。如果说对马的爱，只是出于骑兵对马的一种朦胧的感情，那么今天，这种感情却增添了许多丰富的内容。岂不知战士爱马，是因为战马有着一种百折不挠、一往无前的顽强精神；有着一种敢于冲锋陷阵、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呵！我们的司令员，我们每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，不都具有这种崇高的革命精神吗！

奔腾的骏马就是负过伤，也是不会下阵的。在新长征的征途上，我们的司令员，不正象一匹驮着革命理想和四化重任的骏马在飞驰吗？！

奔腾吧，骏马！

路

路，对于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人们来说，并不陌生。长期居住城市的人们尤其不以为然。在通衢四通八达的今天，人们可以乘坐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，翻越高山峻岭，横穿戈壁草原，奔驰在无垠无尽的公路。

同志呵，当你乘坐着舒适的小轿车，沿着笔直的水泥路，驰向办公室的时候；当你搭乘公共汽车，奔赴工厂、农村的时候；当你骑着“永久”牌轻便自行车，飞驰在柏油路上的时候；当你在假日工余，携同妻子儿女在平坦的路上漫步的时候；当你……你可曾想过，路是怎么开出来的？

唐代诗人李白的名句“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”，多少年来成为人们形容道路艰险的绝唱。面对海拔不过两千公尺的秦岭山脉，诗人已经望而生

畏，一筹莫展，唉叹“使人听此凋朱颜”了。

对于路，鲁迅先生也曾有过脍炙人口的警句：“其实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”。这里关键是那些先走的人。是谁首先踏上了那些峰峦叠嶂、白雪皑皑的山峰？是谁首先穿过了亘古荒凉，虎豹出没的原始森林？是谁打破了“死亡之海”的恐吓，首先穿过茫茫的戈壁、沙漠，把生命带给了它们，使之赶上了时代的步伐？是我们英雄的工程兵！

我们筑路的工程兵战士，为了实现毛主席“搞活天山”的遗愿，做好未来反侵略战争准备，常年累月战斗在“黄鹤之飞尚不得过，猿猱欲度愁攀援”的海拔三千公尺以上的天山之巅。这儿的环境比李白说的蜀道艰险、困苦得多。冬天，白雪茫茫，冰封雪裹，气温往往在零下40度。真可谓滴水成冰，哈气凝固。战士们小便速度稍慢，会有结成冰柱的危险，这点毫不夸张。夏天，紫外线的强光把人晒掉几层皮。战士们脸上象涂了层紫色油彩，黑红黑红。摄氏三十度以上的高温，已经使无所事事的人们灼热难耐，何况施工的战士们！他们背上的汗水在衣服上结成碱疤，身上的汗珠象无数条蠕动的蚯

蚓，顺着大腿往下爬。天公也象个淘气的孩子，经常和战士们开玩笑，忽而阴雨绵绵，忽而雪花飘飘，忽而冰雹坠地……但是，我们的工程兵战士，不怕酷暑，不畏严寒，不仅把成吨重的工具、器材、筑路机械徒手运上了万刃入云的天山之巅，而且掏出了它肚子里的五脏六腑，在它胸脯上开劈了一条宽阔的公路。抬头仰望，如云雾中的彩虹；俯首鸟瞰，如游龙盘旋。使人不能不惊心动魄，望而兴叹！倘若李白九泉有知，想他一定会吟出比《蜀道难》更为绝妙的佳句来的。

在这千山万壑之中，悬崖绝壁之上，每开出一寸路面，我们的筑路战士要付出多少心血？天底下没有这么大的量杯，也没有这样大的天平，只知道一个连队施工一年，每个战士从山下到山上所走的路，相当于他从工地到北京来回走六趟。

在每个施工现场，首先映入你眼帘的是两幅醒目的红色标语：“四化宏图我们画，搞活天山把根扎”。这是他们的雄心壮志，也是他们的行动指南。

山，本来是个死的庞然大物，要让它“活”起来，谈何容易！在这场与天公、与自然的搏斗中，

我结识了一位在新长征中阔步前进的老战士，和一名哈萨克新兵。

那是在奋战“老虎嘴”的战斗中。老虎嘴，顾名思义，人们一定会想象出在峥嵘嶙峋的峭岩上，一只昼夜不眠的“老虎”雄踞在峰顶，扼守着它嘴下宽不过两脚的“小径”。“虎”背后，是连绵不绝的山峰；“虎”面前，是滔滔作响的大河。这儿是公路的必经之地。要炸掉老虎嘴，别说是成吨重的炸药难往上运，就是打炮眼作业亦十分艰险。机械上不去，战士们必须腰缚绳索，悬在空中抡锤打钎。头上是遮天蔽日的云雾，下面是银浪翻滚的河水，战士们张开双臂，舞动起八磅重的大锤，犹如展翅翱翔的雄鹰；又如搏击浪花的海鸥。

炮眼打好了，定向爆破开始了。随着一阵轰轰隆隆巨响，岩石象天女散花一般向下飞落。老虎嘴裂开了豁口，一条通道已依稀可辨，只要最后一炮一响，老虎嘴就彻底被战士们征服了。可是，满怀喜悦，盼望听到胜利炮声的战士们等了许久，却听不见响声。大伙正在疑惑，只见哈萨克战士艾尔肯象只灵巧的山羊，“嗖”地跃出安全壕，顺着山上垂下的绳索，攀援而上，要去排除故障。正在连队

蹲点的施工总指挥——老团长见此情景，急忙追上去，大喝：“回来！危险！”同时从另一条绳索攀上去，不容置辩，硬是把他“压”了下去。就在他往下滑的瞬间，哑炮突然响了，绳索震断了，老团长掉进了滔滔的河水……

老团长负了重伤，艾尔肯头部也擦破了皮。从此，这个整天欢蹦乱跳的快乐小伙子突然缄默了。连长让他休息，他说什么也不肯。不能打钎放炮，他就排渣推土。一辆小推车从东方发白到日落西山，在工地上飞也似地奔跑。连里平均纪录每人一天推五十车，他居然超过了六十、七十车。同志们劝他休息，他两条腿轮得更欢。

同志哟，你莫道我们的小马驹与谁赌气，更莫道他思想上结了疙瘩，他是因为团长为自己负伤而痛心，而悔恨呢！路啊，哈萨克人民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彩虹，为了它，人们曾有过多少幻想和艰辛，而我们的小马驹对于它，又有着多少深沉的特殊感情呀！……

在那百年魔怪舞翩跹的苦难岁月，为了摆脱伯克、巴依的鞭挞和欺凌，艾尔肯爷爷在乡亲们的资助下，骑着骏马，赶着羊。马匹路上代步，羊只做干